

## 外国菩萨“米拉”

不久,这位德国大夫就名声大震。一天,土河坪卫生学校的一名学员不慎摔伤了尿道,由于小便阻塞、膀胱肿胀,小伙子又急又痛,呜呜直哭。

在用木板架起的简易手术台上,米勒第一次使用了从瑞士带来的手术器械,由中国医生做助手,局部麻醉后,米勒果断下刀,迅速找到断裂的尿道,敏捷地做了缝合。尿道接通了,尿排出了。几天后,小伙子欢蹦乱跳地出现在土河坪,成了新闻人物。他不厌其烦,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身上发生的奇迹。

从此,米勒名声大震,在缺医少药的敌后根据地,来了一位外国菩萨的消息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来向他求助。这可忙坏了米勒。他除了在医院为伤病员治疗外,还为周围的老百姓治病。甚至远近的妇女生孩子,也请他接生。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三更半夜,米勒对群众有求必应,与百姓亲如家人。当地老百姓都叫他“米拉”大夫(山西武乡的农民把“勒”字读作“拉”音)。

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们,对这几位真诚来到中国的外国朋友发自内心的欢迎与感谢。米勒提出,想体验一下有当地特色的“抗日饭”。朱总司令欣然允诺。于是,当地农民为几位贵宾做了一桌“太行饭”——黄澄澄的南瓜和香喷喷的小米饭。

不久,米大夫他们再次坚决地要求到战地一线从事救护工作。八路军总部批准了他们的要求,安排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树华和巴苏华随一二九师一个团参加战斗。爱德华因为病倒了,必须送回印度治疗。米勒则留在八路军总部医院工作。

## 与日军周旋反扫荡

1941年底,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作战需要,一二九师卫生部决定

# 战斗在太行山上(2)

## ——洋八路米勒的抗战往事

◆ 沈海平

缩小休养所,由师部医务顾问米勒大夫组建一支医疗技术较强的手术队,在太行山区各根据地巡回医疗。手术队一共九人,到过邢台,去过濮阳、内黄地区,往返在辽县、榆社、武乡,进入过太岳区。尽管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扫荡,原位于麻田的八路军总部都不得不数次撤离,米勒敬佩的左权将军也不幸牺牲。

但是米勒根据自己参加反“扫荡”的经历,摸索和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一是不能跟随大部队走,因为部队是日军寻找、攻击的主要目标;二是不能追随大批村民走,因为他们目标大,容易成为日军发泄的对象;三是不能同日军开进的方向一致,因为容易被日军追上;四是不要进还没有被敌人扫荡、洗劫过的村子,因为这些村子很可能成为日军进攻的地方。

尽管日军的“扫荡”非常残酷,但是米大夫率领的手术队比较精干,行动自由,与敌人玩起了捉迷藏,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之间,活跃在广阔的太行山区。

米勒自豪地对中村说过,他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五一反扫荡”,也曾经一次紧急转移200多名重伤员。“百团大战”时,米大夫在战地医院救治伤病员,日夜奋战,接收一批一批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病员,顾不上吃饭和休息,有时一天之中抢救伤病员100多人。

“百团大战”结束后,一二九师



■ 米勒(左)和马海德在延安

组建了一所重伤病员医院,把300多名重伤员集中手术。虽然医院人手少、药品缺,医疗条件差,但米勒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老百姓家的门板当手术台,点蜡烛照明,就这样抢救了许多重伤员。

由于米勒个子大,在低矮的门板上连续做手术、换药,腰累得直不起来,就干脆跪在地上干。有一天,米勒正在做手术,一个老乡来报告说,日本鬼子就要到村里来扫荡了,大约还有八里路的距离,时间相当紧迫!

情况紧急,伤病员200多,其中危重病人40多,而所有工作人员加起来也不到20人。米勒当机立断马上转移,把所有伤病员转移到山上。

米勒一边指挥护士搀扶着轻伤员上山,一边亲自与老乡一起用门板抬着重伤员。重病人要四个人抬,山路又窄又陡,磕磕绊绊的很难走。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为了与敌人抢时间,米勒与大家竭尽全力,把伤员一个个地藏在山上的石头缝或山洞里。他上山山下不知来回跑了多少次,背了多少伤病员,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伤病员落到敌人手里。在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下,200多名伤病员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最后一名重伤员刚抬上山,日军就到了村里,真险!这次行动仅有一名姓王的重伤员在山洞里牺牲,200名伤员全部获救,但米勒却累倒了。

## 一切为了病人

一切为了病人,是米勒的原则。这个感人故事是中村同事的哥哥蔡培森告诉中村的。

蔡培森在百团大战时被日军瓦斯弹击中,身负重伤,被担架抬到了一二九师野战医院,为他治疗的正是米勒。

与蔡培森一起送来的共有五个特重伤员,都是肢体里有诸多弹片。当时,战事紧张,医药紧缺,一般对难治而没有生命危险伤员往往采取截肢手术,这样伤口愈合快。

可是米勒没有这样做。与蔡培森同病房的一个病人,是陈锡联旅的战士,膝盖里有弹片。米勒为了保住他的腿,反复考虑治疗方案,设法既能取出膝盖里的弹片和碎骨,又不加重关节的损伤。经过一天的细致手术,米勒取出了弹片和碎骨,保住了这个伤员的腿。

蔡培森也是膝盖里有弹片和碎骨,米勒同样用了大半天时间进行

手术,取出了弹片和碎骨。但是,由于身体虚弱,伤员全身麻醉后休克了,处于生死的边缘。米勒及时注射强心针,挽救了他的生命,也保住了他的肢体。五名重伤员全部保住了肢体,重返战斗岗位。

蔡培森在治疗期间,亲眼看见米大夫在缺少医疗用品的情况下,反复使用经过蒸煮消毒的用过的纱布和棉球。

当时领导照顾国际友人,给米勒一些营养品,可他舍不得吃,全给了重伤员补营养,空闲时还与工作人员以及轻伤员一起上山背柴。

## 彭德怀赠皮夹克

自从米勒来到第十八集团军,三年的奔波转移,繁重的医疗任务加上缺乏营养,他壮实的身躯逐渐被拖垮了。除了消化道疾病外,还患上了细菌性痢疾,生命一度垂危。刘伯承得知后立即要求卫生部关心米勒的健康,把当时治疗痢疾的最好的药给他用上,指示一定要治好他。

米勒与彭德怀的感情很深厚,当年在延安,米勒曾与彭德怀在土炕上通宵聊天。彭德怀看到米勒变得如此瘦弱,立即从身上脱下自己的皮夹克,披在米勒身上。彭德怀说,皮衣虽然旧了些,也短了些,但还是可以挡风防寒。不久,米勒又感染了伤寒,高烧持续不退。

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亲自带领最好的医生给他会诊,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想方设法调来了葡萄糖,并派了特别护理,用鸡蛋羹、小米稀饭、白糖等来给米勒滋养身体。八路军总部经常来电询问米勒的健康状况,再三命令一定要尽一切力量使他脱离险境,恢复健康。邓小平还专程来看望米勒。

1980年代,中村陪同米勒重返太行山,在彭德怀当年住过的窑洞里,米勒久久不肯离去。

## 苏州河,黎明来敲门

王唯铭



## 19.韦尔斯大桥

时代进入到20世纪20年代。这时期的上海,以我个人说法,它正处于白银时代的初始阶段。必须解释一下“白银时代”。白银时代也就是银元时代,亦是民间的“大洋”时代,一个银元,一块大洋也。1920年,整个中国尽管混乱不堪,各路由镇守使转变而来的大小军阀都在做着一统天下的黄粱美梦,但经济的发展却是循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轨迹而稳步前进,尤其南方,尤其上海。那年,有识之士已经提出了“费两改元”的建议,即将通用的银两改成银元,北洋政府一口答应了,即使是所谓的军阀,也有他们锐利的眼光。

现在,我要逐一说说那些架设上海白银时代的苏州河上的座座桥梁,这些桥梁倘若脱离了白银时代,是决然没有可能建成的。

先来听听苏州河史专家之一的郑祖安先生对苏州河所建桥梁的一个统计:截至1949年,恒丰路桥以东3.65公里的苏州河下游河道上,工部局共建造钢筋混凝土或钢桁架桥共11座,恒丰路桥以西至中山路桥的9.35公里的上游河道上,有木桥6座、铁桥一座。郑先生特别强调了这么一点,这说明华洋两界在财力、技术能力上的悬殊差别,苏州河东西部在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郑先生还指出,华界当局建造的第一座桥是汇通桥,今日恒丰路桥,时间是1903年。

现在,让我们开始穿越,从苏州河河口到圣约翰书院,在这一段苏州河最经典的河道上凌空而去,逐一俯视图那一座座苏州河上的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或许还要从上海被唤醒的黎明时分?是的,上海这时也早已定格了那个时期:那时,英帝国领事巴富尔与大清国苏松太兵备道官慕久在1845年10月29日达成了《上海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范围,确立了“永租”原则,还规定了那张“上海道契”必须经上海道台的核查并加印方能够生效。

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1847年12月31日,西方洋行的宝顺、怡和、和记、仁记、义记、

融合等,各自得到了上海道契,在黄浦江边租得了土地。那时,获得上海道契的还有了不起的麦都思。

如要说得更加细致一点,宝顺是上海第一个与原住民达成草签协议的洋行,时间是1844年的5月至6月,租地面积为13.8亩,宝顺洋行的道契为英册第一号,在第八号分地上,租地人就是宝顺洋行的老大,那个因自己过于嚣张的举止而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佳名声的颠地·兰士禄。在《1849年上海外国居留地地图》中,宝顺洋行租地的具体位置是今日“九江路以南,四川中路以东,中山东一路以东,第九分地以北”。

宝顺洋行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与颠地先生的眼光老到毒辣有着相当关系,那宝顺洋行所北临的公路,即后来的九江路,为一个斗鸡场。开埠前,这里是外滩一地原住民的公共娱乐场所,也是农闲时原住民聚集热闹之地。上海开埠后,西方人逐一进入,此处又经营起将轮船拖进港的纤绳实业,因而又被叫做“打绳路”。

外滩头块租界的九分地中,第一分地是被“万行之王”的怡和洋行所租用,年份与宝顺洋行完全相同,也是道光二十四年,只不过月份晚了点,它是在1847年的上海秋天,拿到第三号的上海道契。

“一郡之要害在上海,上海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所,吴淞所之要害在李家口。守李家口以据上游,守黄浦口以遏横渡,守御不出此”,李家口作为扼守苏州河与黄浦江的要冲之地,无论哪个上海道台都是十分清楚的,因它的东端是清军炮台,它的西侧是清军哨所,官慕久将英租界划在李家口以南,盖因如此。

苏州河一部壮美无比的桥梁史,它的发生,是在这李家口;它的成长,有赖于上海的白银时代。现在,我将叙述之指定一个人物,他的出现,是在上海还没有进入白银时代,换一种说法,则是上海还在使用本洋、鹰洋,但龙洋使用却还有待时日,这个人出现在了李家口,也叫李家庄,李家场。

时间大致应该在1856年10月的某个上午,当然也可以是下午。他叫韦尔斯,国籍英国。

## 27.不同人格的智商存在差异

商讨之后,哈丁决定亲自治疗比利,并要求同事们在医院里不提及或谈论其他人格的名字,特别是当着其他患者的面。第一天就参与和比利对话的伊佳护士,现在已加入了比利的治疗小组。她在3月28日的护士日志中写道:

在一个月之内,争取让比利承认别人证明他曾经做过的事。计划:(1)他否认会弹钢琴时,应告诉他工作人员看到或听过他弹钢琴,让他面对事实;(2)他否认自己写过字条时,应告诉他工作人员的亲眼所见是他写的;(3)当他自称是另一个人格时,应提醒他的名字是比利。

哈丁医生向亚伦解释了他的治疗方法,因为病房的其他患者经常听到不同人格的名字,对此大为不解。“那有些人还自称是拿破仑或耶稣基督呢。”亚伦说。“那不一样,如果我或医院的其他工作人员今天叫你丹尼,明天又叫你阿瑟、里根、汤姆或亚伦,我们都会被搞糊涂的。我建议医护人员和其他患者面前,所有人格都使用比利这个名字,而……”

“他们不是‘人格’,哈丁医生,他们是人。”“有什么不同?”“你称他们为人格,就是说你不相信他们真的存在。”

4月8日,在特纳进行一系列心理测试后的几天,伊佳看见比利生气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她询问出了什么事,比利用英国腔回答道:“谁知道!”

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比利的脸色突然变了,走路姿势和说话方式也全都变了。

她知道一定是丹尼出现了。她此时清楚地看到了不同人格截然不同的表现,开始相信比利具有多重人格。现在,她是护士中唯一“相信”这一点的人。

过了几天,比利气哼哼地来找她。她很快便察觉眼前出现的是丹尼。他注视着她,感伤地说:“我怎么会在哪里?”

“你说的‘这里’指的是哪儿?”她问道,“你指的是这间病房,还是这个建筑?”他摇摇头:“有些病人问我为什么会到这家医院来?”“特纳医生为你检查时,你可以问问她。”她说。当天晚上,特纳完成所有检查后,比利便一言不发地跑回自己的房间,走进浴室洗脸。

几秒后,丹尼听见房门被推开然后又关上的声音,他瞥了一眼,发现是一位名叫多莉妮的年轻女患者。

他虽然很同情她,但是对她并不感兴趣。“你有什么事?”他问道。“我想问问,今晚你为什么生气?”“你不该来这儿,这样做违反规定。”“但是你情绪不好!”

“因为我发现有人干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我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此刻,有人走近,接着传来敲门的声音,多莉妮见状立刻冲进浴室将门关上。

“你干什么?”他严厉地低声说,“我就要有大麻烦了,全都乱了!”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好了,比利,多莉妮!”护士伊佳高声叫门,“你们两个人准备好了就出来吧。”

1979年4月9日,护士伊佳记录道:发现比利和另外一位女患者在浴室里,灯关着。问他为什么,他说必须单独与她谈谈,因为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些事。特纳博士做心理检查时,比利得知自己曾强奸过3名女士。他为此痛苦地流出了眼泪,并说“让里根和阿达拉妮去死吧!”哈丁医生打来电话,我们向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比利后来被安置在特别监护室接受监护。几分钟后,我们发现他坐在床上,手里握着浴巾腰带,两眼仍在流泪,他说要杀了他们。经过开导,他交出了浴巾腰带,腰带原来绑在他的脖子上。

特纳的测试结果表明,不同人格的智商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特纳发现,丹尼在接受测试时表现出潜在的敌意,亦即他需要借助外力来抵消自卑感和缺失感。汤姆比丹尼成熟,能将压抑的情感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精神分裂症状明显,而且对其他人最漠不关心。里根的暴力倾向则最强。

她还发现阿瑟最有智慧,或许就是因为他有智慧,所以能够指挥其他人。虽然他拥有优势地位和优越感,但也会情绪不安,总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就情绪而言,亚伦似乎比较理智。

特纳还发现这些人格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具有女性身份认同和强烈的自我超越感。她并未发现他们有精神病倾向,或精神分裂症状。

一  
二  
三  
四  
个  
比  
利

(美) 丹尼尔·凯斯